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三十七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一

天子之孝

嚴宗廟

臣按配天之祭既丁寧其義于經矣而又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盖鬼享時思所以致其嚴者春秋冬夏三年五年制度自古昔而精禋在主人也都宮世室規模崇重陋自東京仍沿莫復而世數以七斯不易

焉夫庶人之薦寢亦得申其霜露哀愴論尊親之極
至則諸侯之降殺猶未得言德厚流光也故廣敬之
道次嚴宗廟古之葬禮其期之緩促視會者之遠邇
故同軌畢至需以七月若山陵之度祇謁之儀經籍
無聞緣孝子之心則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以
上陵附

易萃（卦名）亨王假有廟

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渙

渙卦名亨王假有廟

彖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臣按萃渙二卦皆有王假有廟之辭夫子于萃言致孝享于渙言王乃在中而渙之大象又申之以享帝立廟據孔疏則以時之大聚為萃難之既散為渙時之大聚所以假有廟者疏以為天下崩離則民怨神怒雖復享禮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

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難之既散所以假有廟者疏以為險難未平方勞經畧今在渙然之中故至于有廟也然則享帝立廟所以告成功于上帝祖考者也據朱子之意則萃之假廟是言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也渙之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中以聚之也致孝享乃王者自致其孝享而程傳則云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無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

有廟則其極也乃在中朱子直訓為廟中而程傳又以為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是一萃一渙朱子但以一已之精神與祖考之精神聚散為言而程子則以報本之誠收合天下之精神為說矣而隆山李氏又以為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攜之術蓋亦即程子之說而推言之爾 臣以大雅周頌及中庸之義考之如古

公亶父自豳遷岐于人心播越之餘作廟翼翼則渙立廟之義頌美盛德之形容以薦告鬼神如於穆清廟諸什則萃立廟之義要之鬼神之道幽深微渺不可度思非誠敬仁孝之極不足以言祖考來格也經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朱子之說獨得其本而又足以兼衆說者歟

書說命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臣按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商人開國之時其所主之論如此其于典祀固不致于疏而怠亦不致于數而黷也尚鬼之俗其自後王歟高宗恭黙夢帝于天人之際謂其感應至速而執喪盡孝其于禰廟之祭或過于豐故說既戒之于平日而祖己又訓之于雊雉之後明黷則不敬鬼神所不享其不誠與怠忘者等皆不得謂致其嚴也

詩小雅天保篇其四章曰吉諏日擇齋戒滌爲饎炊黍士之善蠲濯之潔

稷饎
曰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
疆神之弔至也矣詒爾多福

鄭康成箋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臣按天保六章序言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其辭皆
所以祝君之多福而此章言其宗廟四時之祭諏
日擇士之善齋戒滌濯之潔以致其誠敬于先王
先公而神降之福而尸傳神辭以嘏主人如儀禮
少牢饋食所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

孝孫者也箋引經文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詒爾多福之意明祖考來格惟其敬也敬之著存不忘者不可得而見所見者吉蠲致享之事也祭名既革殷禮而文王之時周未有稱先王者故朱子以為此必武王以後所作然據魚麗序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則序意已兼言武王矣春礿夏禘春祠夏礿鄭以為夏殷與周之異然禴祭用禴已見于易則殷之夏祭固名禴矣不若從草廬吳氏王制

篇內礿讀為祠禘讀為礿之善也

大雅思齊篇名其二章曰惠順也于宗公先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痛也刑儀法也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其三章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嚴粲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聽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既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

臣按文王之所以誠于事神而神無不格者由其

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也刑寡妻至兄弟則夫子所謂父母其順者也然而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和生于所刑法和而敬也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敬致于所惠順敬而和也在廟之肅肅固無不敬即在宮之雝雝亦無非敬也清廟言肅雝顯相是宗廟主敬亦兼肅雝也至于不顯亦臨則已之所處雖幽隱之中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無射亦保則人之于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

存則常若有所守焉夫惟鬼神所享者正此純亦不已之誠也

周頌清廟篇名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呂祖謙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臣按此廾歌清廟之歌辭也詩人于文王之德實亦未明言之但言苟在廟中之人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則文王之德所以起發人之誠敬而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不但主祭之孝子有文王肅肅雝雝之德而助祭之臣亦秉其德也又不但助祭之臣有其德也朱弦疏越一唱三嘆但以熟弦廣孔少唱寡和遲遲而發不極聲音即執事之樂工亦有肅肅雝雝氣象矣此孔氏所謂祭

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以為周頌之首歟

雝篇名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朱熹集傳曰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臣按天子宗廟之祭歌雝以徹盖當祭畢收俎之時而助祭之諸侯雝雝然肅肅然主祭之天子穆穆然是始終一于敬者也

載見篇名率見昭考武王以孝以享以介眉壽

鄭康成箋曰諸侯既以朝禮見于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

臣按疏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于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武王之廟至于成王即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于此乃言始見武王廟者成王于此時親

為祭主竊以成王喪畢之時已為祭主鄭于閔予小子既言除喪朝廟矣不俟歸政之日也特以禮成樂備之後其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于前或有不同者于是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見辟王而求厥章因率之而見于昭考之廟以申命之也經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之謂也

商頌那篇名祀成湯之詩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朱熹集傳曰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朱熹集傳曰閔馬父曰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輔廣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泳便見得敬是徹頭徹尾制始制終之意

臣按曲禮言毋不敬儼若思凡人之有越思皆不敬也祖考之精意既散而我以思成之是致齊之敬也然此敬必有用力于平時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為思成之本然以為聖人之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于己乃云受之于先古也如奏

假者湯孫之敬即聖敬日躋之敬又即敬敷五教之敬也

長發篇名其三章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輔廣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故能昭格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臣按帝王學問所傳者惟敬宗廟之中所主者惟敬頌美盛德所言者惟敬商王智勇天錫其于學問更日新又新者此敬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其于奉宗廟必能致愛致慤以盡此敬商書駿發嚴厲其于頌美盛德又有以極其形容此敬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朱熹曰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如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臣按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降殺之數諸

侯卿大夫士亦以其德之厚薄自致之以七以五以三以一孝治天下之聖人所以教天下之為人祖父者以善貽其子孫為人子孫者保世滋大以顯揚其祖考也而韋元成等諸儒之說則天子不必取盈于七而諸侯顧必取盈于五必無是理也故班史曰究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但周公嚴父之孝居攝制禮其文武二廟之不毀則必既有成訓在成王之時則為祖禰二廟未可以不遷

故自孝王之時二世室乃正位乎七廟之上矣非必俟親盡當祧始議及于祖有功而宗有德也

天子犆特音礿祫禘祫嘗祫烝

臣按此時祭之祫非三年大祫也然一廟之中三時祫而一時犆四祭而三虛主豈所以貌其生而妥其神哉陳氏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

之享也前期十日而齊戒前祭一日而省眎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故惟春一特祭于夏于秋于冬羣廟之主合食于太祖而時祫之禮行焉若三年大祫則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廾合食

此其異于時祫者也

月令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仲春（鮮當為獻）

鄭康成注曰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氷薦于

宗廟乃後賜之

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季春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孟夏

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仲夏

孔頴達疏曰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

果先成異于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皆于時薦

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孟秋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仲秋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冬

臣按薦新之禮自天子達于庶人雖禮數不同其為自盡其孝思則一也故大夫士有田則既祭而又薦新庶人則薦于寢而已陳氏曰人子之于親

飲食與藥必先嘗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

寢廟之薦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

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

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

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

廟者薦于寢廟無寢廟者薦于寢非謂薦止于寢

也又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

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

牲黍稷此薦之大略也祭以致禮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略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于孟月或于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漢舊儀嘗韭之屬皆于廟而不于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唐禮使太常卿一人奉薦新物有司行事然薦非盛禮一之于廟失之太瀆有司行事失之太輕既夕禮朔月薦新不饋于下室下室燕寢也檀

弓亦曰薦新如朔奠古人之重薦如此則躬祭可知

禮器大饗（祫祭也）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諸侯助祭者出）也肆夏（樂工歌肆夏之樂章）而送之盖重禮也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

方慤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于郊所以為敬祭親于廟所以為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為主爾記曰太廟之内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爾

臣按孝經云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此太饗是祫祭也諸侯雖有時祫而無大祫不可致有九州之物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惟王者乃然也祀帝于郊仁人之事親也而曰敬之至也

宗廟之祭孝子之事親也前言太廟之內敬矣而
曰仁之至也知其解者可以語于張子之西銘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
及其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
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祼
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陳氏曰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始祖

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于及其祖之所自出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也

臣按鄭康成以禘為祭天而以郊天祭昊天分為二禘以此為郊天之禘非祭昊天之禘又以為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盖篤信讖緯之書而不自知其支離誕妄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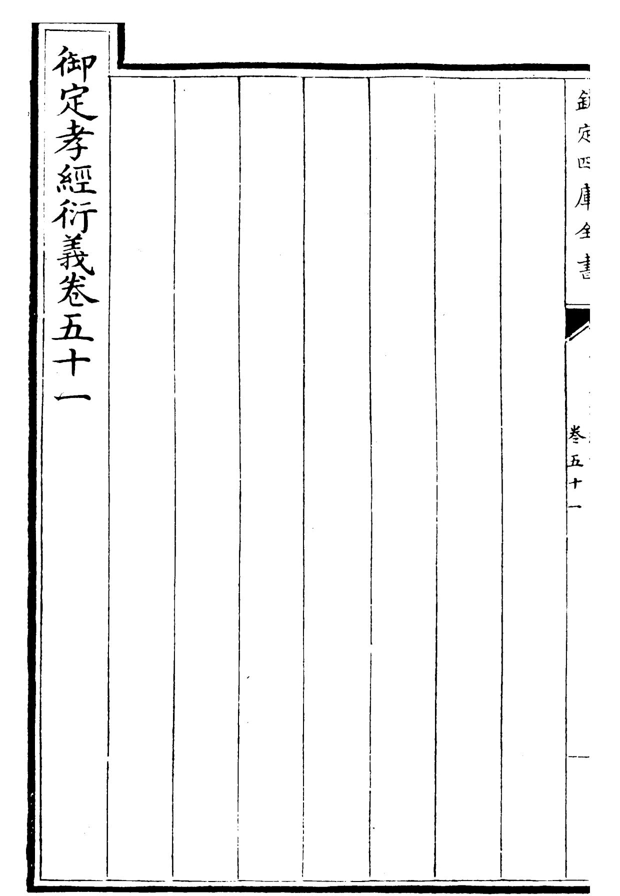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

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為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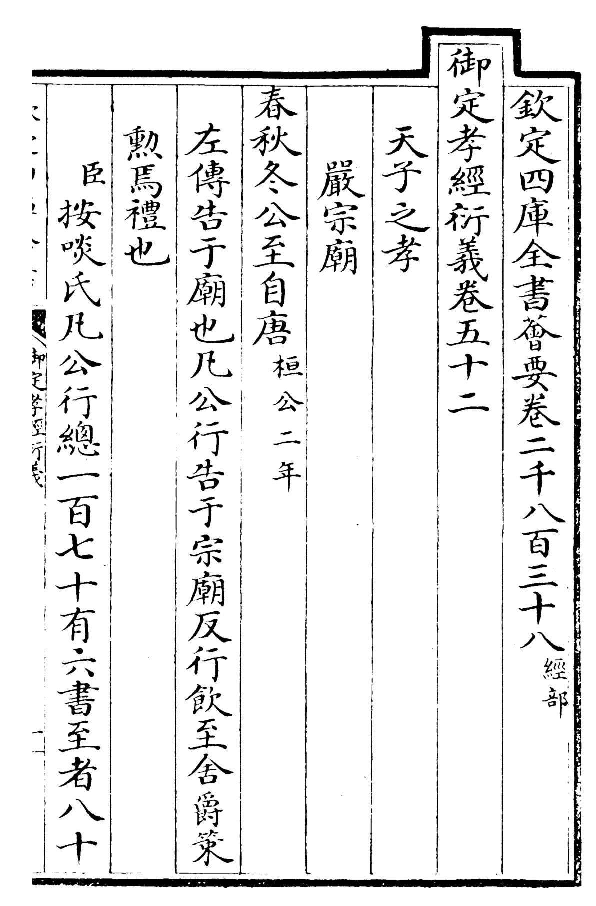
臣按君子不見不聞戒慎恐懼孝子出言舉足不

敢忘親所謂必依于道必依于禮者豈待于齊之日哉然其喜怒哀懼愛惡慾則以情之所不能已可以節而不可以絶故曰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三日齊七日戒致一之謂也是故精意以享曰禋而又曰明禋明享焉齊宫之義陳祥道言之詳矣曰祭統曰君致齊于外夫人散齊于内然後會于太廟祭義曰致齊于内散齊于外檀弓曰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居于内儀禮疾者齊處

適寢適室也國語耕籍之禮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盖君齊于路寢夫人齊于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于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齊于內散齊于外是也致齊晝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于內是也鄭氏曰致齊不御不樂不吊則散齊雖豫外事其他與致齊同矣故不飲酒不茹葷不賔不鳴珮喪者則弗見也不蠲則弗見也凡不以哀欲惡貳其心而已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二

天子之孝

嚴宗廟

春秋冬公至自唐 桓公二年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臣按啖氏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

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氏以為告廟則書于策夫既以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為禮則夫出不告行反不告至者之為非禮宜有深譏矣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出不告行反不告至異于事生事存者也先王之為是鬼享時思之也而死其親乎書其為行至之禮者八十有二而餘九十四無譏也葢無從而譏也不告于廟則不書于策矣雖欲譏之何從而譏之

春正月己卯烝 桓公八年

公羊傳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 桓公八年

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臣按祭祀之禮既不欲疏亦不欲數疏固非敬而

數亦不可謂之敬禮曰祭過時不祭禮也謂四時之祭過其時則不更舉今冬祭而春始舉之是踰時而無祭也疏則怠也冬祭而春舉之夏又舉之不知其于春之祠夏之礿並舉與否也春秋無書祠礿者必于祠礿二祭無他故是春而烝而祠自如夏而烝而礿自如也數而黷也春而祠自如而烝夏而礿自如而烝春夏非烝之時春夏非可以行烝之禮非時也非禮也而既烝矣而又烝者程

子曰必以前烝為不倫也其黷亂甚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閔公二年

左傳速也

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未三年也

臣按李廉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

丁丑作僖公主文公二年

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

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文公二年

左傳逆祀也

穀梁傳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臣按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一定不易之位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臣子一例此一定不易之理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亦一定不易之理也夫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父子相繼可以序昭穆兄弟相及固不可以爲昭穆也兄弟相及殷禮也太丁之弟外丙外丙之弟仲壬沃丁之弟太庚雍巳之弟太戊仲丁之弟外壬外壬之弟河亶甲陽甲之弟盤庚盤庚之弟小

辛小辛之弟小乙祖庚之弟祖甲廪辛之弟庚丁此則同父兄弟也沃甲崩立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同祖兄弟也本紀又言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是其昭穆世次將何如也國統傳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世適相承是以昭穆之序可得而正也曾輩為人後議大宗無後則立親昆弟之子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若緦麻袒免無

服昆弟之子凡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夫然而必以昆弟之子而不以昆弟者昭穆也周之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無兄終弟及者文武成康昭穆共懿皆以生而不以及也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之太子燮是為夷王蓋周之宗廟文武世室三昭三穆自懿王而其數始極自孝王崩而昭穆之序始可得而議矣孝王懿王之叔父也夷王是孝王之從孫也以

叔父而繼其兄之子以從孫而繼其從祖父其世次當何如乎若以一定之昭穆言之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穆王為昭共王為穆懿王為昭共王之弟孝王是亦穆也然豈可以穆之穆而為懿之穆乎夷王懿王之穆也然豈可以懿之穆而更為孝之昭乎然此乃武王周公之法制所不得而及者也如外傳宗有司之言意者其孝王以後之令典乎穀梁傳范甯何休

孔穎達之流皆未究其原也以宗廟言之如從其一定不易之昭穆也孝王當在懿王之父之班矣如大統何于是時而議禮者為之說曰天子絶期孝王雖叔父臣也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于是以孝王繼懿王為一世夷王繼孝王為一世而穆之穆降為懿之穆而懿之穆降為孝之昭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昭穆自此始亂也朱子所謂一成而不可易者武王周公之正法制也

序孝王為一世者必知變禮昉於此也仲嬰齊之後歸父為亂昭穆之序春秋書之是存禮之正經也天子諸侯傳天下國家之重而以君臣之義為父子之道所傳者太祖之統是以從所後為昭穆春秋書躋僖公是以周家中葉之變禮責末世之臣子而無父無君為人後而兩統二父者也定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訓從為順也自此閔僖之位次始正矣

世室屋壞文公十有三年

左傳書不共也

程頤曰春秋中文公視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夏成周宣榭火宣公十有六年

胡安國傳曰宣王之廟也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成公三年

穀梁傳曰新宫者禰宫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廹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二月辛巳立武宫成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武宫武公之宫立武宫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立煬宫定公元年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哀公三年

杜預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故孔子聞

火知其必桓僖

臣按世室屋壞則公之不假于廟也有司之不以時黝堊之也大不敬也書宣榭火何也汪氏曰以天子宗廟之重紀之也以責王室不謹于火備雖人火焚之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新宫災三日哭禮也是以書之也武公至成公已十一世煬公至定公二十一世廟毁已久而復立黷而不敬立武宫立煬宫其譏同也桓至哀公十世僖至

哀七世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曾不毁是以天災加之

中庸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臣按脩其祖廟即周禮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者也陳其宗器即天府所掌玉鎮大寶器藏之始祖之廟大祭則陳之以華國者也設其裳衣即守祧所藏大斂之餘

衣服祭則授尸者也薦其時食即庖人春行羔豚膳膏薌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豕膏秋行犢麛膳膏腥雞膏冬行鱻魚也羽雁也膳膏羶羊脂于牲齍之外以人道事神也此蓋四時之祭舉春秋以該冬夏礿祫嘗祫烝祫故寶器藏之始祖之廟者並得陳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臣按此一節專論天子之大祫也祭統疏曰祭太廟之時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尸主既有昭穆主人及衆賔亦為昭穆也不失倫序葢非祫祭則惟當廟尸主與廟所出之子孫不得言羣昭羣穆矣此于祭有十倫屬第五所以明親疏之殺也序爵者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相維辟公諸侯之助祭也濟濟多士諸臣之助祭也此所以貴貴也序事者戒及

宿之日太史與羣執讀禮而協事而臨事怠慢者有誅也此所以尚賢也據特牲饋食儀禮篇名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以行旅酬于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此所以下下也楚茨之詩曰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蓋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于寢也此所以親親長長也此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所謂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故曰孝之至也

漢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太后宮及間往非大朝時小謁是數蹕止行人煩民乃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帝大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原重也先已有廟故云重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

臣按先儒以為宗廟之輕自此始也有七廟又有原廟禮近乎褻而孝子事親之心亦有所分而不專而通之言曰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如以多也其何極焉夫誠敬豈在多乎即使其果出於事生事存之心亦所謂作而不法者而況徒以複道之故欲文其過舉哉且衣冠月遊非禮也凡此者俱非所以敬其親也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

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

臣按記言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而

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自季桓子始也益三桓
僭立桓公之廟若魯雖行禘禮乃僭文王于周公
之廟而以周公配之亦未嘗立文王廟也景帝時
令郡國諸侯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然郡國
固已有高廟也至是從元成等議詔罷之是也
哀帝初即位秋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孔光何武奏迭
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孝武皇帝親盡
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舜歆議可

臣按迭毀廟之議七廟之數劉歆為是韋元成為非當元成始議時以為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許嘉等議孝文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尹忠議以為孝武廟宜為世

宗之廟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
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高
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
無窮至是孔光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已定
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數不敢有與臣愚以為
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舜歆議上制可竊以為歆雖
不若其父向之忠獨此議引經據古優于向之復

泰時汾陰五畤陳寶祠也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從四親廟于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追尊宣帝

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臣按光武之立南頓以上四親廟非悼考共王之比也哀平短祚賊臣移國當此之時寢殿之衣冠都宫之鐘簴尚如故乎哉不有再興離離禾黍春陵佳氣早著徵祥祖高帝而宗文武者有天下之義立四親廟者人子之情然則西京諸帝脩除黝堊其廟祧而祠官致祭可也高曾祖考親承祀事

于洛陽可也彼為人後者惡得以之為口實哉而張純之議猶以為既事大宗則當降其私親也況于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繼大統者乎

章帝時有司上奏曰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室中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

門之外處所殊别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于光武之室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朱熹曰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宫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

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無所不致顧乃梏于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容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

為虛文矣

臣按先王之道中而已矣不為施之人者而加隆不為施諸已者而加貶也為可法也為可傳也自命士以上生而父子異宮死而祖禰異廟而况四海之奉神靈之主乎茍曰吾實不德以自貶損也顧吾不得專享一廟而吾子孫其敢享一廟乎夫為明帝之子者不從遺命而立考廟可也章帝則失之矣為章帝之子者幹父之蠱而皇考廟考廟

併作焉亦禮之變而得其宜也再傳而不見正焉習而安焉也已易代而不見正焉以為固然也已君子惡夫昉之者也東都之顯宗也而壞廟制西京之太宗也而廢喪禮此非細故也惜也其皆出於軼世之賢君而二君之子又非不肖也朱子所以有取于五峰胡氏之論也曰漢文帝之短喪其所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子于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

顯之孝其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于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常例其事體之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

獻帝時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尊先典從之

朱熹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有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不問其功德之有亡一例以宗稱之

臣按漢自元帝時匡衡貢禹始建迭毀之議高孝二廟功高德盛爲帝者太祖帝者太宗此則上下臣民皆已愜志者也孝武之稱世宗中外頗執異議此邕之議所謂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此其至也中興而後顯肅繼世稱宗若以方周之成康不知孰爲優劣而彼尚祧毀此即不遷亦未可謂得禮之宜也況自此以後之辟王耶由嗣帝各欲褒崇其祖考而不知夫茍無功德之實則益愆

適以彰過謚美祇懼辱親此邕之所以發憤于尊復古禮以求厥中者也夫宗之與謚皆天下萬世之公也皆稱宗矣則一字之廟號有不足以慊臣子之意不得不增為十數餘字之尊號所由來矣

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王立廟京師又寵藩妾

使比長信敘昭穆于前殿並四位于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臣按魏明此詔實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以此為防而明世宗興邸之議猶有以守正斥逐導諛干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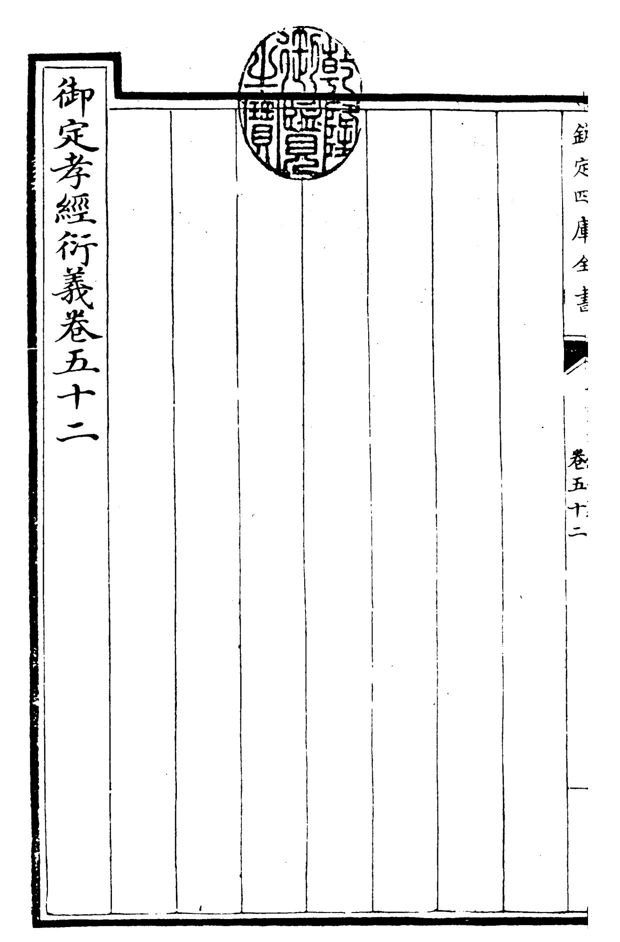
齊武帝永明九年太廟加薦褻味别祀于清溪故宅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起麪餅鴨臛音郝肉羹無菜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音憤粽也炙魚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别為我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于清

溪故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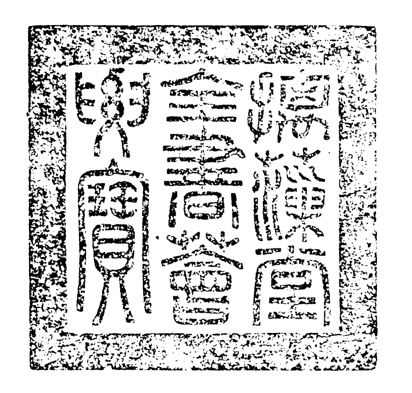
司馬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者甚矣衛成公欲祀相相夏啟之孫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臣按子木之不薦芰君子所謂違而道也省牲進齍之外則有四時所宜之食祠礿嘗烝之外則有薦新寢廟之儀然而祭有常品不聞鼎俎籩豆

之實以一人之偏嗜為異同也帝丘相土以祭法言之相嘗主此則亦衛之所當祭也甯武之意豈以有其廢之而莫敢舉乎且古之三恪之封葢亦使神無廢祀則有所憑依耳不然而宋氏諸帝其取精多用物宏何遽不若鄭伯有哉夫不為之立主祀之人而反為之降祀已親于私室以人道言之則亦引而避之而已其失可勝道哉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李　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三十九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三

天子之孝

嚴宗廟

唐太宗貞觀九年詔禮官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是增脩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元齡等議以凉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以為

始祖上從之

臣按子奢之議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

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于是八座亦
奏同子奢其畧以為禮由人情自非天墜大孝莫
重于尊親厚本莫先于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
道禮及七代得加崇之心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
六令按唐稱帝之初立四親廟追尊皇高祖熙曰
宣簡公皇曾祖天錫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
號太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每
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

帝明堂以元帝配至此獻陵遷祔故令禮官詳議
當時為康成之學者實繁有徒故于奢雖知四廟
之非而不知太廟之不可虛主所以禘祫之議又
紛然于後代也所謂祖有功宗有德姦于昭穆迭
毀之中論不遷之廟耳非所論于太祖也祖人之
始也自枝葉以至根榦則必有其始矣商之祖契
周之祖棄蓋亦以其得姓受氏之始而契棄之功
德自在天下萬世為子孫者則稱美之耳使太祖

之位而可虛也則是不知其所始也使貞觀初從
房元齡之議以凉武昭王為太祖撿諸人道之始
發跡可謂有據而竟格於于志寧其後明皇肅宗
既祔遷獻懿二主于西夾室列太祖景皇帝正東
向之位祫祭不及二祖者凡十八年衆議或以為
宜永藏之夾室宜毁之瘞之宜各遷于其陵所宜
祔于興聖廟而不禘祫宜別立廟于京師顔真卿
以為大祫享宜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

韓愈著禘祫議亦以為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于是二祖始得與合食矣朱子作韓文考異稱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其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要之可謂得禮之變若論正義則推而至于太祖必是更推不去惟有禘其所自出而不為立主豈有太祖之上更有二祖乎良由

立廟之始既虛東向之位則遷祔之時始費講求而禘祫之禮遂以混淆也循厥本始發祥興聖近而有徵不以為太祖則曰非王業所因也尊周柱下為玄元皇帝又尊其父為先天太皇又尊臯陶為德明皇帝何其誕而不經乎至于配天之說大率祖鄭氏而其後反復不恒未可據依試舉其畧則高宗朝以高祖配天五帝太宗配人五帝尋詔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

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中宗朝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高宗配明皇朝禮儀使張説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封禪則祀昊天上帝于泰山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壇祭皇地祇于社首而以睿宗配其後定開元新禮則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肅宗朝則初以太祖配天地代宗朝則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以太祖配祈

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凡此數朝天地神祇人鬼之祭屢變而卒未盡合宜良由立廟之始不正太祖之位以致配享訖無定說明堂之制未知稽古而考中獨是靈符之授封禪之儀則有信之而不惑行之而無難者然則唐一代祀典概不足觀惜乎貞觀全盛之日而忽之不議議之而未審也而所謂顯慶開元二禮安在無遺憾乎

明皇開元十年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按言天子七廟為禮之以多為貴者葢自官師一廟以上以是為無加也周之有九廟者文武二世室百世不毀不可為數故曰七者其正法數也明皇九室之制何異煬宮武宮之立乎

開元二十四年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

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于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爲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于盂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不求豐大苟失于禮雖多何爲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

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于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于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

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
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
數也上固欲量加品味縮又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
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

臣按綱目以增宗廟籩豆數與加母黨服並書見
登褻味則非所以敬親厚外家非所以嚴父故尹
氏起莘曰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
嘗力辯加禮之一字今籩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

母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

宋熈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主于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翰林學士承旨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

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祀其祖故商周以稷契為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以稷契有功于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始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與稷契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主皆陞合食于太祖今遷僖

祖之主而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比于此

臣按唐初立廟三昭三穆虛太祖東向之位宋初但立四親廟意在以天下之主為太祖耳然太廟虛主則以次而祧者將何所依待有天下之君既正始祖之位則是大祫之時祖宗之主反降室于子孫之廟而又屈太祖于昭穆以申祖宗之尊甚至唐之顯懿不得與合食者十八年則僅可謂時

祭之祫矣此皆立國之始未能確然以反本復始為心而當時之臣子窺見人主之私心欲自為之地而陰以成其邪也天下無無父之人則必無無始祖之人故孝經言嚴父配天而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並言之也宋自熙寧以僖祖正東向之位自是無敢議者至孝宗升祔時議欲祧僖祖而以藝祖正東向之位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其畧曰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

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于祫祭設幄于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逺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不知其實無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較強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擯彷徨躑躅莫知所歸令

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黙推之則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者矣又況僖祖祧主遷于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其舉莫敢廢者乎熹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英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

徽宗為昭欽宗為穆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乃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九世十二室貼黄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已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

本葢出于此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而得祀安石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于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

元世祖時東平趙天麟上策畧曰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宫周于外以合之牆宇建于內以别之門堂室寢分方庭砌唐陳異地山節藻梲以示崇高重簷列楹以示嚴肅斲礱其桷以示麗而不奢覆之用茅以示儉而有節此葢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親而祧祧舊主于太祖之夾室祔新主于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日班于昭焉穆以取其

深遠而常從其穆焉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于二世而六世遷于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于三世而七世遷于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于祖父孫可以爲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旣藏祫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簷改其塗此盎廟之祧祔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牲牷肥腯旨酒嘉栗粢盛豐潔器皿具備衣服旣鮮水火又明祠宜羔豚膳膏薌禴宜腒

鱐膳膏臊當冝犢麛膳膏腥豕冝鱻羽膳膏羶設守祧所掌之遺衣奕世遞傳之宗器王后及賔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走豆籩此葢廟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尋常東面移昭穆南北而合食就已毁未毁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毁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毁而祭之此葢廟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葢廟之禘祭也

臣按天麟此策檃括經傳折衷程朱立言簡當從

來異同紛紜之議得此可以釋然矣

上陵附

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光武陵如元會儀

後漢禮儀志正月五供畢南郊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以次上陵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大常導

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

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

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令百官采取以
薦會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
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靈帝熹平元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
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
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
孝惻隱不易奪也
臣按古不墓祭周官言成葬而祭墓為位檀弓言

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皆為先祖形神託于此地禮其神以安之葢令有司為之而孝子已先反而視虞祭之牲也惟史記周本紀言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然古者受命于祖廟無告墓而行者史記之說未可據也上陵之儀起于漢明後世或遵或否而胡寅有喪祭即遠之譏通人大儒或又以為有其舉之而不可廢然而今古之禮不同亦各因其理勢之

自然固有不可一概是古而非今者古之葬者但
封樹而已藏魄于地下迎精于廟中古之廟制前
廟後寢廟以藏主寢以藏衣冠几杖時祭于廟薦
新于寢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至秦始起寢殿墓
側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今欲舉墓祭也而寢殿
其可復議去乎豈可以奕奕寢殿而不脩展謁之
禮乎故蔡邕始見亦以為在所可損其後從祀原
陵深嘆孝明以至孝惻隱初興此儀然則緣情制

禮明堂大饗亦周公所創爲謂漢明嚴父之孝同之可也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于昭陵中宗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

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
廟時祭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
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
祭于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自魏三祖以下不
於陵寢致祭並附于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
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
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凴請準禮停日祭帝曰
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乍覽此奏但

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祭以為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居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墓祭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宫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參候動止事生之道非陵寢法又降誕之日穿鍼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

難舉猶復行此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天寶二年七月敕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于諸節常脩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私恩恭禮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寢陵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變遊衣于漢紀成獻服于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臣按唐之太宗高宗明皇皆勤勤致謹於上陵之禮者也載考前志惟魏文帝稱遺詔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一謁高平陵晉武帝再謁崇寧陵一謁峻平陵東晉時亦年年拜陵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後魏孝文於永固陵拜哭者尤數矣今景直概謂魏晉六朝不崇園寢且東都紀載赫然耳目而云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不知何謂也其起居薦獻

自當一如廟寢之禮孝子思念其親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于此豈得以祭數則煩之死致生為說也原廟之制宏于宋世雖為之于佛老之宮之側而朱子猶取其能備門垣都宮廟寢而以為出孝子不容已之心況乎宅兆安厝實為父母之形體所掩藏者哉

宋真宗景德三年八月詔以來春朝拜諸陵宰臣王旦言行宮損壞要須脩葺上曰此亦勞民所至但州縣廨

舍處之百司非有司祗應不令扈從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車駕進發幸鞏縣朝陵二十六日次鞏縣帝以諸陵密邇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二十八日帝乘馬發行宫至中路頓進蔬膳是夕齊于永安鎮之行宫二十九日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却輿輦繖至安陵外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册祝有司奉禮下宫脩膳羞内臣執事用家人禮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

獻又于西陵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又至懷皇后陵遂單騎以内臣從巡視陵闕及親奠夔王岐王恭孝太子鄭王安王周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服詣諸陵奉辭初有司以朝無奉辭之禮帝感慕哀切未忍遽去故復往焉至午而還左右進繖帝以陵闕在望卻之度昭應水許進焉至行宮始御常膳

臣按宋初定制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

拜祖宗及后陵開寶九年西幸始親謁景德陵真宗景德四年之禮蓋斟酌貞觀永徽故事而貞觀永徽則大概祖述永平也但漢儀乘輿謁陵大官上食太常薦樂舞如吉祭而宋制謁陵皆輟樂舉哭素服行事故列於凶禮耳歷觀漢唐宋三代親謁陵寢之儀如此其間容或少有異同之議而孝思純篤宸衷獨斷以伸罔極之情以推錫類之義聖人復起不廢斯舉矣

以上嚴宗廟 上陵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五十三